

雨般秋雨室

文禁

秋雨盦隨筆

錢唐梁晉竹著

詠物詩

近時詩家詠物，鉤心鬪角，有突過前人者。揚州張詰士詠「胭脂」云：「南朝有井君王辱，北地無山婦女愁。」長洲女士陶慶餘詠「鸚鵡」云：「一夢喚回唐社稷，千秋留得漢文章。」皆合兩典成一聯，而雄渾獨絕。膠州李霞裳進士詠「甘草」云：「歷事五朝長樂老，未曾獨將漢留侯。」題外使事，尤奇而確。仁和周南卿茂才詠「錢」云：「眼孔小於窮措大，面形圓似富家翁。」盡相窮形，嬉笑怒罵皆有。錢唐盧小鳧布衣詠「夾作桃」云：「佳士性情原爛漫，美人消息總平安。」雋妙之思，令人意遠。又相傳有詠「新月」句云：「映水有鉤魚卻釣，銜山無箭鳥驚弓。」可謂刻畫入神。至吳江郭頻伽明經詠「詩筒」云：「之子遠行少鴻雁，美人贈我有琅玕。」則如羚羊香象，微妙不可思議矣！

周詩多韻少韻

周頌烈文篇末多一韻，天作篇末少一韻。仁和范茂才景福云：「移「嗚呼前王不忘」六字於「子孫保之」之下，則兩篇皆叶韻矣。」二詩相連，蓋誤簡也。」說甚精確，具見讀書細心。

桑中詩別解

鄭風桑中一篇，小序集傳，皆以爲刺淫而作。仁和李海鮑學博——光霽——云：「此戴嬌答莊姜之詩，所以報燕燕于飛一什也。其曰『桑中，上宮淇上』者，皆當日話別送行之地也。其曰『孟姜』者，指莊姜而言也。下二章曰『孟庸孟弋』者，庸與弋皆姜氏同姓之國，因懷莊姜而兼及當時之媵妾也。」其說甚新。海鮑五經皆有著作，今歿後，不知藁尙存否？

張船山詩

張船山太守——問陶——嘗於吳門密蓄一妾。於其夫人遊虎邱時，故使相遇於可中亭畔。晤談許久，而夫人未之知也。太守賦詩云：「秋菊春蘭不是萍，故教相遇可中亭。明修雲棧通秦蜀，暗畫蛾眉關尹邢。梅子含酸都有意，倉庚療妒恐無靈。天孫冷被牽牛笑，一角銀河露小星。」韻人韻事，足爲山塘生色。

集對

家大人嘗集一楹聯云：「大兒孔文舉，小兒楊德祖；前身陶彭澤，後身韋蘇州。」以東坡詩對關衡傳，天然比偶。惜無人能當此語者！

張仙

吳縣蔣國源題孟昶像云：『錦江花草化春煙，蜀主風流絕可憐！贏得美人懷舊寵，趙家宮裏祭張仙。』按花蕊夫人入宋，私繪蜀主孟昶像，祀於宮中。太宗見而問之，詭其詞曰：「張仙」云：「祀之可以宜男也。」

甌北控詞

趙雲松觀察，戲控袁簡齋太史於巴拙堂太守。太守因以一詞爲袁趙兩家息訟，並設宴郡齋以解之。想見前輩風趣。其控詞云：「爲「妖法太狂，誅殛難緩」事。竊有原任上元縣袁枚者，前身是怪，括蒼山忽漫脫逃；年老成精，閻羅殿失於查點。早入清華之選，遂膺民社之司。旣滿腰纏，卽辭手版。園倫宛委，估來好水好山；鄉覓溫柔，不論是男是女。盛名所至，軼事斯傳。借風雅以售其貪婪，假鶻詠以恣其饕餮。有百金之贈，輒登詩話揄揚；嘗一嚮之甘，必購食單仿造。婚家花燭，使劉郎直入坐筵；妓宴笙歌，約杭守無端闕席。占人間之艷福，遊海內之名山。人盡稱奇，到處總逢迎恐後；賊無空過，出門必滿載而歸。結交要路公卿，虎將亦稱詩伯；引誘良家子女，蛾眉都拜門生。凡在臚陳，概無虛假。雖曰風流班首，實乃名教罪人。爲此列類具呈，伏乞按律定罪。照妖鏡定無逃影，斬邪劍切勿留情。重則付之輪迴，化蜂蝶以償夙孽；輕則遞回巢穴，逐獼猴仍復原身。」其羅織之詞，雖云遊戲，亦實事也。

詩值五千金

江南昔有貴公子，年少登科。乃翁故臘畢家居，於其公車北上，以五千金遺之。公子賦性不羈，楚館秦樓，一路揮霍。比至京師，已囊空若洗矣！兼以抱病，不得入場。嗒焉若喪，輜貸而歸。翁初怒其不肖，欲訶責之。及還家，首搜行篋，見詩藁中有二句云：『比來一病輕於燕，扶上雕鞍馬不知。』翁且憐且喜，曰：『得此二句詩，則五千金花得值也。』公子次科，旋中式，入詞館。此可爲花柳諸公作一段佳話。今則無此撒浪漫子，并無此跌宕詩人矣！

秦良玉詞

嘗於友人齋中，見懸秦良玉小像一幀。上錢謝倉先生——枚——題「金縷曲」一闕，風流悲壯，殆罕其儔。其詞云：『明季西川禍，自秦中飛來天狗，毒流兵火。石砧天生奇女子，賊膽聞風先墮。早料理，變巫平安。應念軍門無將略，念家山，只怕荆襄破。妄男耳，妾之可。蠻中遺像誰傳播？想沙場弓刀列隊，指揮高座。一領錦袍殷戰血，襯得雲鬢婀娜。更飛馬，桃花一朵。展卷英姿添飒爽，論題名，婉殺甯南左。軍國恨，尙眉鎖。』

二名偏稱

今人二名者，往往於箋牘中單稱一字。按晉文名重耳，而左氏定四年傳，祝鮀述踐土之盟，其

載書云：『晉重魯申。』昭二年，莒展與奔吳，而傳曰：『莒展之不立。』又晉語：『曹信負羈，稱叔振鐸爲「先君叔振」，則割裂之稱，由來已久。馬遷葛亮其濫觴耳。』

衙堂

今堂屋邊小徑，俗呼衙堂，應是弄唐之訛。宮中路曰「弄」，廟中路曰「唐」，字蓋本此。

汀茫

顧亭林先生遂於古音，嘗宿傅青主家。一日起稍宴，青主於戶外呼曰：『汀茫久矣！猶酣臥耶？』先生怪其語。青主曰：『君精古音，豈不知天本音汀，明本音茫耶？』相與大笑。

辨姓詩

潮州太守黃霽青先生——安濤——嘉善人，工詩，善滑稽，有同年某投札，誤書黃爲王。先生作詩覆之云：『江夏瑯琊未結盟，廿年三畫最分明；他家自接周吳鄭，敝姓曾連顧孟平。須向九秋尋鞠有，莫從四月問瓜生；右軍若把涪翁換，辜負籠鵝道士情。』工鑒熨貼，風趣獨絕。

西湖竹枝詞

陶月山先生——文彬——篁村先生之祖也。著有金臺錦城、磨雲等集。西湖竹枝詞二十首，爲人傳誦。錄其三首云：『錢唐太守醉西湖，隄上花枝也姓蘇；郎是東風儂是草，將春吹綠到蘼蕪。』

『葉葉東風楊柳青，青驄待得傍花行；勸郎收卻金丸彈，留個鶯兒叫一聲。』『十景塘邊是妾家，小樓斜對木蘭花；西鄰阿妹聲相似，莫誤敲門去吃茶。』青麗芊綿情，文斐璽，鐵厓諸老不得專美于前矣！

金元七總管

吾杭清波門外，有廟曰『金元七總管』。姚古芬述其友人陳姓者云：『可對『唐宋八大家』。』衆賞其工絕。案康熙間，紫珊所撰碑記謂：『神元時人，七者行次，總管其官名也。』

金陵詩僧

金陵水月庵僧鏡澄能詩，然每成輒焚其藁。攜李吳澹川——文溥——錄其數首，呈隨園先生。先生激賞之甚。吳謂鏡澄宜往謁先生。鏡澄曰：『和尚自作詩，不求先生知也。先生自愛和尚詩，非愛和尚也。』卒不往。其留澹川度歲詩云：『留君且住豈無因，比較僧貧君更貧；香積尚餘三斛米，算來吃得新春。』『新栽梅樹傍簷斜，待到春來便著花；老衲不妨陪一醉，爲君沽酒典袈裟。』其風致如此。

武弁能詩

浦情田守戎嘗誦其寅友某岳王墓句云：『宰相若逢韓侂冑，將軍已作郭汾陽。』立論新奇，

得未曾有。情田金陵人，余向於吳門響山堂陳氏見之。出詩文稿若干卷見示，多有可觀。記其五言絕句一首云：『最愛春三月，彎環恰以鉤。郎心鉤不轉，鉤起妾心愁。』情詞婀娜，絕非弁員口吻。

徐寶幢

仁和徐寶幢茂才，

恭儉

工詩文。年四十，目雙瞽，口授經文課徒。家徒四壁，亦文士之

厄也。記其西湖櫓歌二首云：『大船埠頭楊柳青，小船埠頭春水深。勸君莫惜買船費，過卻春光無處尋。』『錢唐江上大潮多，遊客登舟喚奈何。儂自年年弄湖水，生來從不識風波。』韻音深得竹西之遺。

杜撰

青春鸚鵡，楊柳樓臺，司空表聖詩品句也。陳曼生司馬集二句對云：『綠綺鳳凰，梧桐庭院。』注云：『張子野詞。』請會伯祖山舟學士爲書楹帖。學士愛也，工麗，欣然書之。後遍查子野詞，並無此二句，蓋竟屬司馬杜撰也。才人好事，往往如此。

西泠感舊詩

姚大陸孝廉，江蘇人，寓杭有所眷，留割臂之盟。後隨父宦閩，重過武林訪之，則香消已逾歲矣！因賦西泠感舊詩四章云：『江南蕩子恨無家，錦字坊西問秋邪。燕館秋燈留蝙蝠，荒陵春水沒蝦

幙。故人尙指樓頭柳，漁父空迷洞口霞。辜負沙棠舟上客，酒尊詩卷到天涯。」「錫鬲文窗啓碧軒，美人家近苧蘿村，芳蘭佩結繡經綵，杏子衫嬌潑酒痕。鬪草人歸春綽約，賣花聲破夢溫存，爭知舊日青驄客，哭過枇杷白板門。」「樓頭別語太淒清，乍似長生七夕盟，絕代可憐人早死，十年未見我成名。臨流淺土埋蘇小，殘月香詞唱柳卿，安得並驂瑤島鶴，蒼烟吹破嶺頭笙。」「西泠曲港深平沙，橋上黃昏噪暮鴉，榆柳州邊新鬼火，桃花門裏舊兒家，玉魚葬合肌猶暖，金蛻魂歸月易斜，知否蕭郎重到此，短詩和淚泣琵琶。」「哀豔之音，令人酸鼻。未半年，姚亦卒。言爲心聲，固不宜爾也。

拾沒

字典不知而問曰「拾沒。」沒，母果切，音麼，今北人所謂什麼也。

不惜

草履名「不惜」，其來已久。按齊民要術作「不惜」。黃扶孟云：「當以「不惜」爲是。謂「此物極賤，雖履泥溼棄之，亦不愛惜也。」」

呂叔簡語

明呂叔簡云：「今之用人，每恨無去處，而不知其病根在來處；今之理財，每恨無來處，而不知其病根在去處。」二語可爲居官居家者座右銘。

伯夷叔齊

張船山太守，在登州府試，以伯夷叔齊命題。有作八比文者，則伯二比，夷二比，叔二比，齊二比也。先生頗俳語於卷上云：『孤竹君哭聲悲，叫一聲我的兒子呵！我只道你在首陽山下，做了餓殺鬼。誰知你被一個混帳的東西，做成了一味喫不得的大燥八塊！』可爲噴飯。

蘭因館

白香山詩云：『錢唐蘇小是鄉親。』家在錢唐而墓不在錢唐，竹垞老人辨之詳矣！然西泠垞士，千古豔稱。官斯土者，一再修葺，借以爲湖山點綴，亦何不可。竹垞必要奪歸秀州，未免已蹈爭墩之習。至小青詩云：『杯酒自澆蘇小墓，可知妾是意中人。』小青爲虎林馮氏家姬，雖難見諸家小說，而衣香鬢影，若有若無。人尙憑虛，墓於何有。乃陳雲伯大令——文述——特築其墓於孤山之麓，並附以雲友菊香，且爲之誌以徵之。復建所謂蘭因館以實之，可謂極才人之好事矣！詠巫山者不云乎？『朝雲暮雨連天暗，神女知來第幾層。』賦洞庭者不云乎？『日落長沙秋色遠，不知何處弔湘君？』引人入勝，正在縹緲。必欲求其人以實之，不幾梅鶴笑人耶？然其題詠之作，有不可磨滅者，茲特錄其佳句。大令原唱云：『芳姓偶同楊妹子，小名應喚菊夫人。』方穉章孝廉——懋朝——句云：『樂府好歌三婦艷，鄭親况有六朝人。』吳飛卿女史——規臣——云：『桃葉畫船題葉

女，梅花禪榻散花人。」大令媳汪小韞女史——端——紀事四首最佳。其詩云：『鄭家嬌婢解吟詩，和靖風流想見之；遺址誤尋高菊圃，（翟晴江以菊香墓爲高菊圃，臆說也。）前身合是謝芳姿。踏青春訪瓊姬墓，（朱竹垞毛馳黃兩先生曾訪之。）飛白宵題玉女碑；（諸九鼎作墓誌。）更乞茂漪書一過，簪花楷法妙臨池。』（翁大人乞墨琴夫人楷字勒石。）（此詠菊香）『焚餘詩草返魂香，遺集真應號斷腸；齊國淑妃原著姓，（小青瑪姓）蔣家小妹是同鄉。（小青廣陵人）鏡湖桃葉鷗盟遠，（女弟紫雲，適會稽馬髦伯）畫閣梅花鶴夢涼；（屏居孤山別業）最憶橫波翠小影，眉樓一角寫斜陽。』（顧眉樓有摹小青小影）（此詠小青）『又見楊娃小印紅，容華才筆麗驚鴻；（容華楊炯女姪）叢殘著錄留湖上，（詩見張遂辰湖上編）輕薄姻緣說意中。（李笠翁意中緣傳奇，以楊雲友配董香光，謬論也）謝逸畫圖寒翠晚，（謝彬有雲友及林天素小像）汪倫潭水夜長空；（嘗客汪然明春星堂）依然智果西頭路，絕勝仙霞萬點楓。』（雲友死，天素返閩）（此詠雲友）『碧城壇坫久名家，多少蛾眉禮絳紗；仙子玉鑪三澗雪，美人湘管一枝花。隔湖香冢秋飛蝶，映水紅樓晚噪鴉；更訪吳宮雙玉墓，牡丹廳畔竹陰斜。』（翁大人近爲瓊姬小玉營墓，十虎阜塔院，牡丹廳下，瓊姬，閩閩女名，勝玉又名滕玉，小玉，夫差女，亦名紫玉）四詩麗風華，洵堪垂遠，傳之後人，遂成湖山掌故矣！

豬語牛鳴

公冶長解豬語，見皇侃論語疏，可與「介葛盧聞牛鳴」作的對。

鬚換銀米

京師四喜班陳雙者，名小生也。年逾四十，將留鬚，掌班者苦止之，每年願加包銀若干，遂不果留。偶閱蕙鄉贅筆，華亭顧威明家豪富，性酷好梨園。一日家演劇，有名旦善裝杜麗娘，而已鬚髯如戟，因強其薙鬚。乃曰：「俗語，『去鬚一莖，價米七石。』倘勿吝，乃可從命。」顧撫掌大笑曰：「此易事耳。」遂令家人從旁細數，計削去四十三莖，立取白粳三百石送之。鬚之遭際，亦奇矣哉！

琴娘

琴娘者，珠江戴氏婦也。雅善鼓琴，偕其夫遊楚南。某中丞耳其名，延請授琴，琴姬並從學焉。不二年，中丞卒，戴夫婦遂流落，轉輾至浙，往來大姓家。雖略行其道，要非復曩時之尊重。每當酒闌燈施，縷述舊情，未始不淚涔涔也。余聞而感焉，爲賦金縷曲二闋云：「雙泛珠江舫，儘風流秦娘身樣，瑩娘眉嫵。生小自嫻文君技，花底秋桐慣撫。總羞學尋常菊部。一曲水雲瀟湘調，竟公然轉入臨淮府。鶴化翼，鳳鸞伍。琴瑟夜靜軍門鼓，好良宵，闌干月轉，花陰亭午。半臂添寒尚書醉，屏後金釵楚楚，齊頰首邯鄲學步。絳帳高談勾挑法，把霓裳譜作鴛鴦譜。飄泊恨，不須訴。」刻地鵲啼，且怪無端。

房中曲奏，鼓宮宮絕。華屋俄成，山邱感化。夫朱門劍鳥，有多少花啼柳泣。何況堂前雙飛燕，更誰容重向雕梁歇。飛絮影，化萍葉，漂流卻向明湖側。恁忽忽，宮移羽換，珠狼翠藉。舊日纓尖三千拜，今日鶉衣百結。回首望侯門天隔，大有水雲揮琴意，莽江山，重話梁園雪。春夢事，感而咽。『嗟乎！始則王侯笑傲，繼則賓客飄零，比比是也，獨一翠娘也哉！』

楊妃詩

美人例爲人憐。雖至亡國敗家，猶有起而原之者。袁簡齋先生先開脫楊妃一則曰：『唐書新舊分明在，那有金錢洗祿兒？』再則曰：『如何手把黃金鉞，不管三軍管六宮？』趙甌北先生竟褒獎楊妃一則曰：『馬嵬一死，諸軍退，妾爲君王拒賊多。』再則曰：『張均兄弟今何在？只有楊妃死殉君。』

世俗誕妄

吾杭清泰門外，有時遷廟，凡行竊者多祭之。濟寧有宋江廟，爲盜者嘗私祈焉。汲縣有紂王廟，凡龍陽胥禱于是。潁之衛靈公廟，閩之吳天保廟，亦然。湧金門外有張順廟，赤山埠有武松廟，石屋嶺有楊雄石秀廟，閩楚多齊天大聖廟，黔中多楊老令婆廟。此皆淫妄之祀。又有謬誤者，陳州城外厄臺有廟，題曰『一字王佛』，卽孔子也。北方牛王廟，畫百牛於壁，牛王居其中，卽冉伯牛也。溫州

有土地，杜十姨無夫，五髻鬚相公無婦，於是合而爲一。則杜拾遺、伍子胥也。雍邱范郎廟，塑孟姜女，偶坐者乃蒙將軍恬也。孤山林和靖祠，塑女像爲偶，題曰「梅影夫人之位」。或戲之曰：「何不兼塑仙鶴郎君？」世俗誕妄，真是匪夷所思。又凡廟中司事之人，吾鄉名之曰「廟鬼」，所作所爲，往往戲侮神聖。如關帝手中所執之扇，未署款云：「雲長二兄大人屬愚弟諸葛亮」，真堪發噱。又某年吾郡作保沙會，各廟仙像俱聚迎於西湖瑪瑙寺前，於是諸神持帖互拜。最奇者，大士名帖云：「愚妹觀世音檢視拜。」尤堪捧腹也。

陶篁村

會稽陶篁村先生——元藻——買墅於西湖葛嶺之麓，名曰「泊鷗山莊」。六十餘，娶一妾，爲饒老計。家會伯祖山舟學士，調以詩云：「病來久不見陶潛，隔著重城似隔天。昨夜中庭看星象，小星正在少微邊。」聞說蓉江泛艣枝，已成隴後未涼時；一枝榔栗無人管，付與樵青好護持。『不是朝雲侍老坡，也如天女伴維摩；對門有箇林和靖，冷抱梅花奈爾何！』好將斑管畫眉雙，莫染星星鬢上霜；比似詩人張子野，鶯花還有廿年狂。此四首，隨園老人已采入詩話中。復有再調篁村二首云：「湖光如鏡復如奩，中有飛來比翼鸞；惱煞畫船樓外泊，紅闌添上一重簾。」「一

幅新翻祕戲圖，海棠側畔老梅株；問年三五盈盈月，不見猶憐况老奴。」先生沒後，如君守志不嫁。

後四一餘年，余與先生令孫春田——野——遊。詢之：如君尚在，年已六十餘，長齋繡佛，足不出戶。每食，則設於先生小像之側，進酒侑食，如事生禮。亦一段風流佳話也。先生工詩古文詞，兼長制義。顧南北十上鄉闈，不得售。在京師有相者，兼精風鑑，謂之曰：『君命中金寒水冷，無分功名。雖然，骨格清本，不名世，當壽世也。』使相諸郎，則曰：『皆科第中人也。』先生遂絕意進取。二子廷琛、廷珩，先後登甲科，出宰劇縣。先生買宅湖山，徜徉詩酒。乾隆甲寅，春田以新補弟子員入場。先生見獵心喜，意欲重攜鉛槧，諸姪輩止之不可，戚友咸止之亦不可。於是春田奔告於山舟學士。學士往謂之曰：『簞村爾求死耶？何其老而無恥也！』先生曰：『吾文興頗勃勃，故偶作是想耳。』學士曰：『是不難，俟首場畢後，君爲擬程，吾來同作。』屆期，學士偕先生至青雲街陶氏書坊接考，知首題爲「夫子之牆一節」。兩公共硯，凝思論題，舉筆成文，皆清微淡遠之音。比榜發，則是科中式之文，皆摺撫爾雅及廣雅考工三禮而成者。學士謂先生曰：『此中須丹壁垣墉，吾與子高士顙牆，復從何處討生活耶？』相與乾笑而已。

錢宗伯對

嘉興錢樺石侍郎——載——奉命祭堯陵，辨今堯陵之非。既覆命，具摺奏之。摺計二十七扣，奉旨申飭。又乾隆庚子典江南試，取顧問作解首。三藝皆駢體，經磨勘傳三科。京師以二事爲對云：

「三篇四六短章，欲於千萬人中，大變時文之體，一摺廿七餘扣，直從五千年後，上追古帝之陵。」

石異

宋牧仲筠廊偶筆載：「有人於歸州香溪，得一石，大如斗，剖之得雌鴛鴦石一枚。後復過此溪，又得一石，剖之得雄鴛鴦石一枚。因琢雙杯，實用之，已奇絕矣。」壬（著者名）幼時嘗聞山舟學士云：「有人寶一水石，上作山樹形，尾有杜詩一句云：『石出倒聽楓葉下。』其人絕愛，行篋中常以自隨。一日過黔州某溪，偶於篷窗把玩，失手墮水。因停舟雇人撈取，良久得一石，大小無異前石，而花紋迥殊，末亦有詩句，則『櫓搖背指菊花開』也。再下搜取，復得前石。」此等神物，其生之也奇，其合之也尤奇。

高小姊

天啓時，御前牌子高永壽，年未弱冠，丹唇鮮眸，姣好若處女。宮中以高小姊呼之。宴飲之際，高或不與合座，終之不歡。後端午日，隨帝遊西苑溺死。見天啓宮詞注。

鼈子壘

乾隆中有方伯某公蒞浙，見文牘中有「鼈子壘」三字，投牘於地曰：「此明明是壘字，何得誤認爲門耶？」一吏從旁從容吟讀，援太雅鼈鳴之說以進，曰：「舊泮壘音門，謂水流峽中，兩峯如

門也。』某公撫然曰：『微子幾誤乃公事。子即吾一字師也。』某公之虛懷，此吏之博雅，人兩美之。

諷刺詩

諷刺之詩，意不可不露，亦不可太露，故不宜賦而宜比興也。詠「蟬」詩云：『莫倚高枝縱繁響，也應回首顧螳螂。』詠「瀑布」詩云：『流到前溪無一語，在山作得許多聲。』詠「鐵馬」詩云：『底事丁冬時作響，在人簷下不平鳴。』詠「夏雲」詩云：『無限旱苗枯欲死，悠悠閒處作奇峯。』皆急切言之，而仍出之以蘊藉者，惟仁和單斗南先生詠「蚊」詩云：『性命博膏血，人間爾最愚；嚼膚憑利喙，反掌隕微軀。』此則痛詆之，不遺餘力，貪諛之吏，讀此能無凜乎？

不白

陳太僕勾山先生，年逾耳順，鬚尚全黑。裘文達公戲之曰：『若以年而論公鬚，可謂抱不白之冤矣！』

廿四堆

越中屬湖之濱，獅山之側，俗名廿四堆，皆南宋宮人墓也。山陰邵蕢畦先生詩云：『屢湖湖水明如鏡，照出興亡事可哀！二十四堆春草綠，錢唐風雨翠華來。』余曾過其地，賦二絕云：『屢湖水近蘭亭，淺土埋香尚有靈；當日承恩如未徧，翻從地下傍冬青。』『零落花鈿冷翠朝，誰將遺事